

中国现代

诗歌

名家名作原版库

过去的生命

周作人
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

鲁迅先生全集

过去的生命

鲁迅先生全集



·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过去的生命

● 周作人

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北新书局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序

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,我在去年十月,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,先是散文,之后是小说、诗歌。现在,散文部分已然出版,小说早已交出,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。

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,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,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。并无更多意图。

关于选编工作,阿英先生在《夜航集》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,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,所选的本子,如果做得出色,“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,更能不朽的。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,好的选本,往往是不容易消灭。理由是: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,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,不多的时间,来了解更多的东西,但这样的选本,决不是‘随意挑选,拉杂成书’的一类。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,如果选家是优秀,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,认真来做的。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,自然比不上选本,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,但,有一点相通的是,选好作家的代表作,也只有“当作一种事业”才能做得好的。而且,除认真外,还应该是行家。我虽然对中国的新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,但并无高明深见,自接受这一工作后,颇感吃力。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教,为此

给牛汉、吴思敬、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，是应该深谢的。

做过选编工作的人，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。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，访书不得，也就无书可选。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，至今不足八十年，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（不仅指版本），却比登天还难。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，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。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，更难得一见。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，只有阙如。这是必须说明的。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，限于选编原则，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，没有单行本行世，也不能收录，这是十分遗憾的。但，尽管如此，收入本书库的，也还不少，即：胡适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郭沫若、宗白华、俞平伯、冰心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王独清、李金发、穆木天、冯至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臧克家、艾青、林庚、何其芳、阿垅、王辛笛、田间、陈敬容、郑敏、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。读那时的新诗，真有些百感交集，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。仿佛那些诗，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。而时间也过得真快，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，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，发端之时，还是去年的初秋，现在，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，而且天地也已皆白，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，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，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。在这样的時候，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，我不敢说，有多么精彩，但无愧于心的是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没有敢懈怠半分。现在，可以放松一点了吧。当然，也不能免俗，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，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。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。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。但是，不

为僧，不知头皮冷，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，权作序。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，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。

王彬

1993年11月19日

周作人(1885—1967),浙江绍兴人。原名槐寿,字星杓。后改名奎绶,号起孟、启明(一作岂明)、知堂,笔名有仲密、独应等。

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1919年2月6卷2号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,是五四前最长的一首新诗,胡适称赞他是“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”。周作人的新诗写得不多,仅二十六首,但在当时却颇有影响。如《小河》、《歧路》、《两个扫雪的人》、《背枪的人》,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周作人的新诗采取自由体的形式,冲淡自然,很像他的散文,在清谈闲话的口吻中寄寓着他对人生的一种态度。五四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,周作人的人生态度还是积极的,在文学中鼓吹“平民文学”,他的新诗在内容上有相当部分便是这一主张的实践,因此《新潮》在转载他的两首新诗中,在编者按语中说到:“我们《新潮》的白话诗业已好几期了,其中偏于纯粹的摹仿者居多。我想这也是不正当趋向。我们应当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,不宜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——偶一为之未尝不可。所以现在把《每周评论》里的这两首诗选入,作个模样。”但是,周作人却认为他的新诗所以自称为诗,是因为“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散文”,不过“有点不同”。“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样怎样才是,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,现在‘诗’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,当作

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。”因为“这些‘诗’的文字都是散文的，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，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，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，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，亦即是过去的生命，与我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。”在新诗成熟以后，读周作人的这些诗，确像是分行散文，是以散文的笔法写诗的，但又毕竟还不是散文，还是有一种特殊的新诗味道的。大概也就由于这个原因，周作人的新诗才没有旧诗词的痕迹，这也算是一种突破和建设，从而折射出新诗在发展中的某种实验性的痕迹。

《过去的生命》出版于1929年11月，是周作人唯一的一本新诗集。收诗二十六首，小品一篇，有周作人自序，上面所引周氏的言论，即出于此。

序

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，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。我称他为诗，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。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，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，现在“诗”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，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。其中二十六篇，曾收在《雪朝》第二集中，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，就用了第十二篇《过去的生命》做了全书的名字。这些“诗”的文句都是散文的，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，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，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，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，亦即是过去的生命，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。因为这样缘故，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“苦雨斋小书”的里边，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，若是献丑狂（Exhibitionism）呢，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，多少怕有一点儿罢？

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（Frank Kupka）的画，题曰《生命》。我是不懂美术的，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，叫做什么 Orphism，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。

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，周作人于北平。

总 目

1. 胡适：《尝试集》
2. 周作人：《过去的生命》
3. 刘半农：《扬鞭集》
4. 郭沫若：《瓶》
5. 徐志摩：《志摩的诗》
6. 宗白华：《流云小诗》
7. 王独清：《圣母像前》
8. 闻一多：《死水》
9. 穆木天：《旅心》
10. 李金发：《微雨》
11. 俞平伯：《冬夜》
12. 冰 心：《春水》
13. 废 名：《招隐集》
14. 戴望舒：《望舒诗稿》
15. 冯 至：《十四行集》
16. 臧克家：《烙印》
17. 阿 垅：《无弦琴》
18. 卞之琳：《鱼目集》

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
- 19. 艾 青:《北方》
- 20. 林 庚:《春野与窗》
- 21. 何其芳:《预言》
- 22. 王辛笛:《手掌集》
- 23. 田 间:《给战斗者》
- 24. 陈敬容:《交响集》
- 25. 郑 敏:《诗集一九四二——一九四七》
- 26. 穆 旦:《穆旦诗集》

目 录

序.....	(1)
两个扫雪的人.....	(1)
小河.....	(2)
背枪的人.....	(5)
画家.....	(6)
爱与憎.....	(8)
荆棘.....	(9)
所见	(10)
儿歌	(11)
慈姑的盆	(12)
秋风	(13)
梦想者的悲哀	(14)
过去的生命	(15)
中国人的悲哀	(16)
歧路	(17)
苍蝇	(18)
小孩	(19)
小孩	(20)
一	(20)
二	(20)

2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
山居杂诗	(22)
一	(22)
二	(22)
三	(22)
四	(23)
五	(23)
六	(24)
七	(24)
对于小孩的祈祷	(25)
小孩	(26)
一	(26)
二	(26)
她们	(27)
高楼	(28)
饮酒	(29)
花	(30)
书梦	(31)
寻路的人	(32)
西山小品	(34)
(1) 一个乡民的死	(34)
(2) 卖汽水的人	(36)

两个扫雪的人

阴沉沉的天气，
香粉一般的白雪，下的漫天遍地。
天安门外，白茫茫的马路上，
全没有车马踪迹，
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。

一面尽扫，一面尽下，
扫净了东边，又下满了西边，
扫开了高地，又填平了坳地。
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，
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。

雪愈下愈大了，
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的白雪。
在这中间，好像白浪中漂着两个蚂蚁，
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。

祝福你扫雪的人！
我从清早起，在雪地里行走，不得不谢谢你。

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

小 河

一条小河，稳稳的向前流动。
经过的地方，两面全是乌黑的土，
生满了红的花，碧绿的叶，黄的果实。

一个农夫背了锄来，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。下流
干了，上流的水被堰拦着，下来不得，不得前进，又不
能退回，水只在堰前乱转。

水要保他的生命，总须流动，便只在堰前乱转。

堰下的土，逐渐淘去，成了深潭。

水也不怨这堰，——便只是想流动，

想同从前一般，稳稳的向前流动。

一日农夫又来，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。

土堰坍了，水冲着坚固的石堰，还只是乱转。

堰外田里的稻，听着水声，皱眉说道，——

“我是一株稻，是一株可怜的小草，

我喜欢水来润泽我，

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。

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，

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，

我对他点头，他向我微笑。

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，
仍然稳稳的流着，
向我们微笑，
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，
经过的两面地方，都变成一片锦绣。
他本是我的好朋友，
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，
他在地底里呻吟，
听去虽然微细，却又如何可怕！
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声音，
被轻风挽着走上沙滩来时，
快活的声音。
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，
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，——
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。
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。”

田边的桑树，也摇头说，——
“我生的高，能望见那小河，——
他是我的好朋友，
他送清水给我喝，
使我能生肥绿的叶，紫红的桑葚。
他从前清澈的颜色，
现在变了青黑，
又是终年挣扎，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。
他只向下钻，早没有工夫对我点头微笑。
堰下的潭，深过了我的根了。

我生在小河旁边，
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，
冬天冻不坏我的根。
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，
将我带倒在沙滩上，
拌着他卷来的水草。
我可怜我的好朋友，
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。”

田里的草和虾蟆，听了两个的话，
也都叹气，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。

水只在堰前乱转，
坚固的石堰，还是一毫不摇动。
筑堰的人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一月二十四日